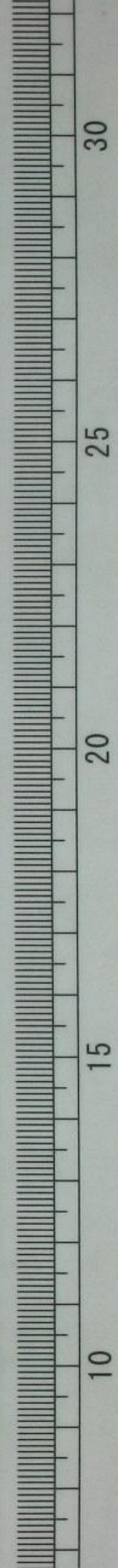


續魏叔子文選要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7
6



文庫 11
D 237
6

魏叔子文選要續編卷下附錄

清 寧都 魏 禮和公 著

日本 美濃 桑原忱有終 選要

周公論

吾讀金縢而益歎周公之聖也。而世儒疑之。以謂代死者。理之所無。鬼神不可以珪璧要。我爾之稱。不可施諸祖父。其說似矣。而實非也。忠臣孝子之愛其君父。誠有所必至。不可以恒情恒理論。其事徃徃近于孺子愚人所為。周公欲求其兄之生而不得。而當是時。天下初定。反側未安。武王又決不可以死。禱祀常



010190557508

禮以爲不足動鬼神也。於是迫而出于代死。代死而無說。則其事不行。於是迫而出于自誇其材藝。歎之以能事鬼神。又懼夫材藝之不足歎也。于是迫而出于要激。曰墜天命。曰先王有依。婦曰屏璧與珪。而曰我曰爾。則人子膝下之辭耳。嗚呼。周公蓋所謂孺子慕者也。周公之請命于三王。猶孺子之求食于父母。倏啼倏笑。必期于得食而後已者。故知夫孺慕之說。則知周公金縢之說矣。今夫舜聖人之大智者也。父殺之爲非理。夫豈不易明。而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近于愚矣。老萊子戲著斑斕之衣。詐跌而啼。其去俳

田子方論

優也。蓋無幾。夫古今忠臣孝子。固未有不愚者。雖聖人猶是也。而特未可爲智者道。孔子曰。其愚不可及。嗚呼。何恠夫智者之紛紛歟。

君子之道。何爲其可驕也。古之人抱道自樂。視富貴如脫屣。若田子者。未聞道也。田子處澆季之世。不忍囂然以靡于流俗。豈可謂非賢者耶。當子擊持富貴見詰。其所以驕貧賤者特甚。故承其言而折抑之。不足爲子方過。且夫以千乘之儲君。遇一匹夫于道。至自失其貴。下同于子弟。擊亦可謂賢矣。子方不與其

賢而嫚易之若此。語曰：已則無禮，何以謂人？是則子方之大過也。噫！子方之所以驕者，以道驕也。孰謂驕久而道也。

漢高帝論

山有虎豹，藜藿為之不采。淵有蛟龍，鯁鮓為之斂足。呂氏之禍，蔓延而不可解者，帝刺薄寡恩成之也。方帝以匹夫有天下，非韓彭諸人力不至此。及韓彭無罪誅滅，反者數起，天下功臣幾無噍類。噫！呂氏之心于此啓矣。夫千金之子，端坐于堂奧，必且固門垣，嚴僕隸，圜而居之，昏且而守之，可以無失。帝以神器之

尊四海之富，而自交手足，擻其扞蔽，以卑區區仁柔之太子，故以一二庸人佐一女子，而天下遂至于此。使非天誘平勃，則劉氏之祚十九殆矣。嗚乎！以平勃二三人力而漢賴以安，向令諸功臣皆在，則呂氏欲亂得乎？

介之推論

介之推剛忿自遂人也。豈真能忘祿位者哉？語曰：名過其行，君子耻之。推無實而後世永享其名，吾竊耻焉。傳曰：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之逃，以祿弗及也。憤然而已。且夫禮讓廉退，必衷于義而後可推之。

逃為無名矣。得人者興，失人者崩。自上世以來，未有易此者。而推顧謂二三子貪天之功，上下相蒙，獨何說哉。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既而曰：亦使知之。又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觀其母之數言，則推之心固已可見。宋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噫，不有是也，孰使天下後世見其心耶。

伍子胥論

伍奢伍尚者，員之父兄。而平王之臣子，員之所為，所謂知雪耻，不知大義者也。今夫平王之殺奢，殺楚之臣而已矣。父為人臣，而子覆其國而鞭其君之尸，奢

必不自安于地下。吾嘗觀費無極之譖其太子反也，王以問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于是執之，使奢于此時能善處人父子間，以談言微中解其紛結，而屬其天性，則奢可以不死。况員而既為楚之外臣耶。曰：員沒沒不報而已，然則賢乎。曰：不可。尚之使員逃而自奔死，其義正，其望員之報之也急矣。平王素信讒，無道。又以小過誅其良賤五十餘口，生人之慘，未有過此者。使子胥入楚，誠能撫綏其民人，求無極與平日之蠱王而讒奢者，生者殺之，死者戮之，以臨祭于父兄之墓，載其喪歸諸吳，請諸吳王而崇葬。

顯祀之。此其于父子兄弟君臣之間。庶幾其各得矣。惜也。鞭死王尸。而又使王處其王宮。大夫居其大夫室。以快意肆志焉。嗚乎。是再不臣于吳也。

○宋高宗論

宋高宗篡弒之賊也。何以言之。昔鄭叔段為不義。莊公誅之。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晉趙穿實弒靈公。書曰。趙盾弒其君。凡此者。誅其心也。然則高宗即位。非正乎。曰。否。二帝北狩。高宗以至親嗣國正也。然則何以為篡。高宗屈已厚幣。請和于金。皆以復二帝為名。其名若恐二帝之不復。而惟恐其復者。推其心。可

以手劍于其父兄而不恤。何則。出于必不可復之道。而舉其事之可以必復者。斷然而不肯為。則雖不謂之篡。不可得也。且夫戰之必有功。和之必敗。其成效可槩見。雖婦人孺子皆知之矣。而謂高宗不知乎。方張浚趙鼎諸人執議于朝。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錡諸將。致死戮力。所至有功。其餘拔城殺敵自效者。不可勝紀。當是時。使高宗真以迎復為心。躬擐甲胃。鼓厲戰功。其逐北金人。歸二帝于沙漠。猶決潰隄。下衝波而不可禦也。計不出此。而反覆恃戾。方故以撓其成。使金人窺其心。而挾之于外。黃潛善汪伯彥秦

檜之徒窺其^心而持之于內。嗚呼。向令二帝得反中國。雖誓首而固讓之。彼將卻走而弗肯居矣。韋太后自金還。遂不敢述欽宗車前之語。蓋亦有以信其^心也。詩曰。投弁豺虎。豺虎不食。投弁有北。有北不受。其宋高宗之謂乎。夫以春秋之法。董狐之義。則高宗篡弒之誅。必不容貫。甚矣後世之無直史也。

全交論

吾友命定交論。繼吾友復命全交論。魏季子曰。昔哉乎其言哉。蓋全交在定交也。自交道之衰。人不知有交友。非不知交友。不擇交也。故凶終卻末者。大槩皆

然。至於凶終卻末。而人方欲全吾之交道。以居忠厚之名。陋矣。孔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書曰。慎終于始。夫五倫各有屬也。尊如君。親如親。愛敬如兄弟。善暱如妻子。皆具有性分焉。朋友以義合。初若執塗之人。非有天性以相維也。名分以相制也。而安得死生以之。匡之植之。彌縫其闕。患難共之。貧賤富貴一之。是故友之貌言自喜者。不可以定交。無獨至之行。不可以定交。不堅密。不可以定交。不愚。不可以定交。汎而無擇。不可以定交。告之以善。反覆焉而不聽。不可以定交。規人之過。非若痲痺乃身如賓。放揖讓焉。

不可以定交。屢遷恒焉。不可以定交。吾之德不修。學不講。不可以定交。其有博聞高識。千百於我。吾師之。操行潔白。吾敬而事之。與人共事。吾不違而死之。感恩而死生報之。皆不可以言定交。交定者。無外拒。無神違。造次夢寐。惟是友之為信。於是乎。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此古人之所以難交。而不輕與者也。昔魏德公為郭泰供給灑掃。泰命作粥。三進而三呵之。德公無變容。泰曰。吾今知子之心矣。與友善。張劭臨終曰。范巨卿乃吾死友。邳君章殷子徵不與焉。王仲回之不妄交。大俠陳遵。大司徒

侯霸皆不得友。其教子之言。時人服之。夫德公之於泰善矣。豈其以名高耶。邵之論死友不易也。而巨卿不足以當之。王丹之慎交。得交道矣。是故友不以德進。奚交。交道而徒尚德。猶淺之為言者也。況其下焉者乎。全交之說益小言也。

書梁公狄義僕揚材范鑑傳後

每怪世之估俾小儒。至呂強張羨業諸人之賢。輒曰。刑餘之人亦能如此。予甚恨之。歎賢者何厄。遭此輩稱論。而憫其顏之厚也。夫義所在則貴。去義則賤。豈惟人哉。唐明皇之象。昭宗之猴。匡山之白鵬。孫堅符

堅之馬。近者雲南之獨牙象。其榮于後世。尊於當時。卿相。且億萬等。而顧詡詡自命曰。我人也。我貴也。我儒者也。豈不大可哀哉。鮑林公之傳義僕也。與卿相同。其叙次一稟古人之法。而微察其情。若惻惻隱痛。而引媿者。其真知義者歟。予讀揚材傳。翬翬然一純臣也。讀范鑑傳。屹然一毅士也。予方欲尋材鑑之墓。而拜之。遇絕齷齪鄙儒。令勿得拜。以汚材鑑之墳土。使有餘恨。嗚乎。予亦可悲矣夫。

書梁公狄甲乙議後

嗚乎。讀公甲乙議諸書。幾欲引刀自堪其胸。狂呼累

日夜。恨當時奸臣獨營其私。克耳矐目。安坐持牢。視國家宗廟封疆。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卒致國事崩壞。身斬家滅。以迄于今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宗忠簡之疽發背。有以也夫。按公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舉境內無慮皆賊。公與其兄以柁字仲木悉志力拒之。聞殺賊名。督撫上其功。調商坵。當時天下無堅城。踰將帥者。擁兵觀望。惕息懼懦。而不忍前。而督撫大吏不能辨賊。托招撫之名以長養之。河南稱殺賊者。皆曰商坵。令及河內。令王公漢噫。使天下皆如二邑令。處處遏賊。雖至今治平可也。賊數萬衆。急攻商

城陷。公夫人張氏並家屬俱死。公傷倒亂尸中。商
坵民救之。三日復甦。云。于是公逮刑部獄。獄中上書
陳六事。皆切中時務。公不死天也。冀得達。聖天子用
其言。事猶有可為者。執政闕之不獲上。既天子以為
無罪。出之獄。數日而京師陷。公又幸不死。與其兄冒
死禍南下。所過勵忠義。結連草澤豪傑。圖復讎。至南
南人以為從天而下也。蓋當時豺虎滿道。南北隔絕。
無能達者。而公兄弟特至。至則上條議。及豪傑姓名
山砦義勇。于當事。公既參史閣部軍政。益條陳。大抵
以收拾山東河南北。為江淮屏蔽。進足以取。退足以

守。使強本固勢。乃足使諸悍將為要領。觀其書。所經
畫縷分。燭照數計。雖事後目擊者。不能如是。閣部題
公兵部主事。經理河南。待數月。命不下。命下則勢不
可為矣。公始事河南。終思用河南人。皆不獲展其志。
悲夫。予讀其書。剴切練要。宋李忠定。昭代王文成。其
論事陳奏。弗是過。嗟乎。使當時無此言。未足大恨。言
之而卒不一聽。天乎。何至此耶。公之書。瞽者可見。聾
者可聞。痿痺者可蹶然起。而當世柄臣。具五官百骸。
骨其軀。飲食其腹。乃使山東河南北之地。不力爭。可
挈而歸我者。棄之不復顧。而公每條一事。又並擇其

經制之人。即沐猴而冠。禮崩而人拱。亦知其爲大利。斷然爲之不終日。今若此。豈非天哉。公之兄病以死。且八年。而公將老。猶伏在草間。得與予論述往事。出其書對面讀之。張髯裂目。下血淚數斗。噫。此書傳不傳。無足計。傳諸後世。將徒托空言。抑將不至托空言耶。其在天乎。其在天乎。

書林確齋論漢高帝後

彭越既囚。有司請論如法。帝知其非罪。赦爲庶人。遷之蜀。林子曰。高帝不難下鄼侯獄。及其將死也。亦不難舉國而托之。安知越之遷。不猶有復時耶。魏子曰。

越與鄼侯不同功。故不同賞。其陷於罪也。卒不同罰。鄼侯居內。未嘗獨將兵。其任與留侯差同。特留侯無制關中之權。故終不至折辱。梁王居外。與楚王爲一體。然楚王之才。數倍於越。故楚王先。梁王見殺。或曰。梁王既囚。越俎中肉耳。赦而遷之。是帝不欲殺越也。魏子曰。帝欲殺越。與殺信同。二人有大功。遽然而殺之。不獨無以服天下。帝之心必大有所不忍。是不若假手而殺之。噫。嘻。此遠庖厨之術也。傳曰。淮陰侯既殺。帝且喜且憐之。魏子曰。吾於其喜。見帝之教。后殺之。吾於其喜且憐。見帝之縛信。而不殺信。而侯信。囚

越不殺越而遷越也。林子曰：帝生平徑情多直行，欲殺則殺，何假爲？英布舊裨將，帝滅之無餘事，是誠不爲，非不能爲也。魏子曰：是誠不能，吾見其能於英布，以知其不能於信越。布反，天下之人得誅之，帝之誅之無所忌，信越則不然。且帝嘗不直，鄴侯與帝從最久，最大有功，鄴侯專制關中，帝數使使伺其間，夫任人疑人而至於伺人，是譎於齊宣之瞷者也。邱子曰：高帝之疑何直？光武之疑馮異譎何耶？林子曰：吾安見世祖之不譎於高帝？世祖欲代更始，則不進兵救關，欲報李軾，則露示降書，以假手朱鮪，嗚呼！

天下者重器，殺兄者大仇，如是而譎不可耶？魏子曰：林子其必將取乎葉公尾生之直。

書曾止山論漢高帝後

呂后之稱制而王諸呂，議者曰：王呂則將帝呂也，呂王則劉亡，呂氏之必爲武氏勢也。雖然，呂氏之心，則固不肯爲武氏也。何以知其不肯爲武氏？武氏不難親殺其子若女，呂后常欲殺趙王如意矣，惠帝左右之，而后不得間也。后不敢逆惠以殺如意，則欲其子孫之爲帝王，不待辨。高帝疾大漸，后曰：帝萬歲後，誰可托國者？帝舉何參爲言，夫何參諸人，帝之元勳舊

臣。后所素畏也。帝死。后欲危劉氏。將不用之矣。帝又曰。安劉氏者必勃。后危劉氏。而用安劉氏之勃。吾則不信也。且后嘗侯劉章。使入宿衛。其飲酒歌。及斬呂氏。凶者。章之意氣可畏也。后危劉氏。則必殺章。殺章易耳。吾故曰。后之心。則固不肯爲武氏也。后不肯爲武氏。后之勢必至爲王氏。何以知其爲王氏。王氏私諸王。尊寵莽。莽因勢持柄。而篡有其位。后私諸呂。竊念我爲帝。我之兄弟。僅爲通侯。無以尊我。於是王諸呂。以尊已。而諸呂必憑已。而危劉氏。引大盜入室中。欲其藏而不能盡有也。則必逐其主人。而專據其室。

吾故曰。后不死。則必至於爲王氏者。勢也。

書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後

安石非有心于害天下。天下卒被其害。則所謂性執拗。不曉事之故也。而天下後世以爲奸。吾讀上仁宗皇帝書。未嘗不歎竒士。其自命王佐之才。蓋非無故。雖竊比臯傳爲謬妄。而其言當與賈長沙諸葛武侯相上下。然所謂執拗不曉事者。吾則又於是書見之。語曰。鼓瑟于吹竽之門。瑟雖工而不好。故人方惡熱。吾進以裘。人憂濟川。而奉以車馬。蓋未有能悅者。仁宗寬仁敦厚。樂與天下休養。雖立制度。變風俗之說。

非其所好。而顧欲加小罪以大刑法。始于左右通貴。宜齟齬而不合也。嘉祐之際。天下治安。賢人登用于朝。縱不能比隆三代。以視漢文帝唐太宗。當或庶幾。百司之失職。民之不得所。風俗之偷。豈曰已。有亦何至如安石所云。在位人才未有乏于此時。天下才力日困窮。風俗日衰壞。至稱漢唐所以已。以危懼其君乎。如是則君必不信。在位之賢人必有不服。司馬徽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嗚呼。賈誼痛哭于文帝之時。而安石危言極論以聳動劫制仁宗。則皆不識時務之過也。且夫時務之要在知人。

而審機。劫制之術。君子所不得已。可以不用而用。則其勢必有所反。辟之御。然桀劣之馬。不束縛鞭策。不能就馳驅。馴良伏習者。因其勢利道之而已。顧施以束縛鞭策。必拂其性而敗吾御。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治天下之道。進言之方。如是而已矣。

書蘇文定三國論後

三國惟昭烈最後起。昭烈不入蜀。則無有可厝足之處。非漢高帝比也。高帝初王巴蜀。羽殘燒關中而王秦三將。故得乘勢以并取其地。使羽聽韓生。則高帝

無關中。操用劉曄之計。則昭烈不得有蜀。蕪子以爲棄天下而失地利。非通論也。蜀之爲將。未有能于孔明者。而議者曰。孔明短于用兵。魏延間道襲關中之計。不能用。是不然。延變詐不可信。授之以重兵。事成則叛。不成亦叛。自將以趨險。則不敢以國家之全師。與吾君所恃賴之身。而徼倖萬一。匹夫爭衡天下。疾戰走險。以趨利者多矣。人臣荷天子之任。則非慮出萬全不可動。何者。君父安危之事。與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其情勢異也。街亭之敗。以馬謖當大任。荊州要害之地。舍老成重密之趙雲而用羽。此則孔明之

過也。且夫羽易人矜己。孔明知之。昭烈又嘗謂謖言過其實。意謖譽久著。而威望重者莫如羽。其亦采譽望而用之耶。賢如孔明。而猶以譽望用人。以謖與羽之譽望。而不免于敗。用人者。其可不知所鑒哉。

涂宜振曰。荊州重鎮。以壯繆威望臨之。初非失策。獨怪其東鄰狡吳。北禦強魏。委壯繆于孤危。而不爲之置後援。且其時左右謀議。有如法孝直其人。呂蒙陸遜之計。寧遽得行哉。惜乎。武侯之不思及此也。至街亭之敗。自是武侯失處。當其揮淚斬謖。自請貶秩。武侯亦大悔恨。後人正

不必曲爲之諱。事與任福之敗。好水川略同。□
書岳忠武傳後

予嘗覽唐建寧王。宋岳忠武王事。髮上眦裂。憤惋不能下。古今之負大功。抱至忠。而蒙竒冤者。莫過忠武。吾獨恨。當時賢者如張浚韓世忠輩。不能無罪。當忠武詔獄之日。使此數君子抗疏訟於朝。糾僚友而爭之以死。以闔門老幼保其無貳。則檜必不敢殺忠武。高宗雖昏必悟。不惟檜之所爲。且夫忠臣孝子之不得其死。雖在後世讀其書。猶將推膺泣血呼天願爲之死。況同立朝廷之上。親見其事。而隱忍坐視以成

其冤乎。李泌訟建寧。韓世忠詰私第責檜。當時不能以死爭。皆非忠臣義士之節。不可法於後世。或謂浚罷相。世忠等兵柄已解。雖爭無益。肅宗亦必不能聽。泌以生建寧。夫人臣惟知義之所在而已。事之成敗。非所逆計。且吾即欲少隱忍以圖自全。而痛心疾首。情有所不得待也。有伶人爲檜殺忠武狀。屠者見之不能平。操刀斫檜頭去。噫。紹興之公侯卿相。豈遂求一屠人而不可得。哀哉。

書邱敏齋論晏子

魏禮曰。自戰國以來。諸子雜出。其言不必軌於實要。

務假賢哲極其意而成其說耳。故雖明有駁謬皆不足辨。然亦無害於其意也。晏子能急族親貧之而立說者。遂形容至於如是。豈有一齊相而父族無不乘車。母族無不足衣食。妻族無凍餒者。齊相即敝車羸馬。能之乎。即三十年裘豚肩不掩豆。其能之乎。君子是以陋之。而取之者亦曰奢寧儉耳。聖人之儉。謂中節者。約而不侈。所以爲儉也。如一以朴陋爲儉。則是孔子羔裘狐裘。麕裘諸衣。及諸食法。周公載膳膏之類。孔子不可徒行。不幾於季世紈袴之子之爲。而自矜持一官者乎。是晏子之儉賢於周公孔子遠甚矣。

聖人之行。如器之受水。適器而止。春溫夏暑。秋涼而冬寒。天亦如時止耳。是故貧賤而侈汰者爲戮矣。富貴而故敝陋之。豈其道也。若夫晏嬰相齊。柄國之政。可使物阜民豐。而區區於三百餘人。待其舉火。豈君相之當務哉。公孫宏布被脫粟。轅固曰。公孫子毋曲學以阿世。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夫是以君子益陋晏子矣。

留雲堂記

予初至寶應。僑王子克承之霜臯。樂其地而留之。嘗與克承之子汲公。立于門。四望皆暢。其西竝爲劉雨峯之東臯。迤東則留雲堂。留雲堂者喬子雲漸所居。皆城東門也。寶應惟城東門通甃射湖水。小艇時出入城中。高柳四時之花樹千株。板橋橫斜曠鬱可望。水樹相亂。朝夕疑有雲氣。故邑人士之池館多在焉。汲公每望留雲堂。則必稱喬子之人曰。是身見而志于隱者。而喬子方病咯血。未能見客。乙巳冬。予與家伯子自燕還。始從汲公登斯堂也。喬子傾蓋與定交。曰。予他日將更營是堂于無人之鄉。以從吾志。予視

其堂間居宅之西。徑墀中。墀疊小石作山。細草弱樹。綠雜生其罅。堂左有複室。入其室。虛白不耀。克然葆其光。客曰。是室也。喬子居之。于是循右个。沿迴廊。折而下。衡潔屋曲欄。與堂相望。予憑欄。客或坐石上。或垂堂立。相笑語。時與樹石風聲相答。堂四面皆臨池。中石。予曰。夫喬子豈以留雲之無雲爲嫌哉。禮嘗登鍾山瞻遺殿。怵肅疑。幸僂俯而仰觀之。聞其上故松柏萬章。手兩人圍不得合。今皆斫伐無餘。劖土掘其根。草芟盡。徘徊至日昃去。路中時回首望。而山之雲氣鬱蔥蔥然。予遊廬阜。上五老峯。天清日遠。望江湖

城邑村聚如豆。而五老之石無不成雲。廬阜故多隱君子之區也。吾友彭躬菴詩曰。我觀五老峯。當是雲所變。嗚乎。若喬子者。是可以留雲矣。喬子別號疑菴。

青霞閣記

江西地形散弱。唯贛扼兩粵之吭。九江吳楚門戶。號稱形勝。九江貧瘠。然臨江漢之水。北面匡廬。足眺望之美。贛山水無聞于天下。而東西二廣貨貝出入。爲湖西一大都會。所屬十二縣。多負山阻險。盜以不時生發。官茲土者。治簿書獄訟兵刑之具。日不暇給。以文采風流名于時者。蓋亦罕矣。比年西南多故。贛屬

縣盜賊暴起尤劇。無錫顧公以太府適丞茲郡。受檄剿且撫之。旌旄來往。不得煖其席。而民政之暇。則又未嘗一日廢書。延見窮廬之士。相與咨詢民之疾苦。講論古人所以爲文章之道。于是即署東偏。建閣爲著書處。名以青霞。青霞者公家園。以名其草堂者也。予以事過郡。公聞而先臨。因報謁。得登斯閣。則贛東南諸山。章貢之二水。并閭萬家。皆可坐而眺焉。無錫山水名天下。予嘗一至其地。樂而忘返。贛不足當百一。而公顧以草堂名其閣。其將寄諸家園。以自遣耶。抑地小二羽旁午。不足展公之志。而幡然有鄉土之

思耶。抑又以為樂山水者得其意。贛與無錫將無以異耶。予去年至九江。破碎已甚。江西唯贛為勝地。所恃以為上游之鎮。非公安定之而誰任。其慎無有鄉土之思也。予既歸。翠微山。公以書來命曰。為我記之。按署東偏。舊有煖雪亭。亭北古木一本。南一老梅。皆雜蓁莽中。公闢地除葳。建斯閣。實亭之左。岡云。閣下為周廊。覆以蘧。笛如舫。曰半舫。園曰誰園。乙卯七月。寧都魏禮記。

寓適園記

予以抱病將屏人事於瑞金。先命兒儆往定舍館。予

行至及西北郊。望見喬木鬱蒼。廣池延袤。滉漾映照。浸近隱隱見樹中亭。橫水際。有人笑語聲。曰。此何園亭也。予僑居得此樂矣。於是世儆前逆而言曰。此楊先生適園也。請館是。則六逸君偕仲君惟才延於門。入門。橫竹梅桃木芙蓉梧桐夾徑植。過所見亭曰橫。青徑再折。則選小石列立樹下。嶙峋如對衙。至于遠心堂焉。堂前後繚以短垣。墀盆花雜蔣。於時春日朗暢。惠風拂襟帶。意甚樂也。予因憶昔歲讀六逸君三世倡和適園詩。心羨樂之。嘗曰。吾安得至。與吾老友一觀。此適乎。乃今遂僑舍于是。又念予三十年前來。

友朋意氣履錯然戶外論文談讌無間日今凋落幾
盡存者不數人所至有西州之感而猶得與君父子
坐名園揚摧古今蕭疎如世外人豈偶然哉夫佳境
能移人情以樂亦能引人情於悲此物理之自然也
園最適者亭當月夕天水融浸如行坐冰壺中夕陽
西射霞綺散林木明媚麗好池荷香入亭四面周圍
可眺以時與主人及兒子輩坐其上樂而忘去或乘
月出園北行回首西南望則疑深林大壑莫能紀極
有虎豹虺蛇山精怪物藏其中怖不可入而未信吾
身之日居乎此所謂適園者也魏季子曰適園者園

適乎其人也人不適句園惡能適之人固有至適之
境而終身未嘗一適者此非園之過也古今之能言
適莫莊生若曰大林坵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適之權一在我乃其言曰以生爲附贅縣疣死爲決
疣潰癰又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然則附贅縣疣載我勞我其必不能自適也
必決之潰之老之死之而後適是適之權在天與人
吾未見其能適也善適者勞亦適佚亦適悲喜焉亦
適適乎心不繫乎物夫惟不鑿於人而嗜欲淺者能
之安往而不自適哉此主人之所謂適也而斯園也

亦適主人之適何不可。主人心有天遊。涉於境而不
絀於物役。是以知其能適。予且資其適以卻疾。而疾
卻矣。寓園六閱月。忘主賓若吾適園焉。兒傲至者四。
儼侃皆一至而久居。與君如一家人。吾之子更得與
君之子孫修世好。吾又甚適也。園西並爲古寺。予前
三十年寓處。曉夜送鐘聲於園。園西有古樟樹。不知
何代物。其輪格蔭堂右个。主人臺兩成護之。當盛暑
坐其下。涼風颯颯生衣帶間。

三醉海棠記

精神所至天必應之。然句而或不然。予性好花樹。移

植必豫劓坎。疏糞土而復藏諸。使之和柔。爲坎必廣
且深。至時覆發土。句栽。句橫斜薪竹以爲扶持。于是
或非時或幹盈數拱。修一二丈。移而生者十九。灌溉
不勤者不能也。嘗親捧盆盎以溉。丁巳首春。客遺白
海棠一本。云產于閩。高未尺。枝著三四花。形神絕清
異。與姑射仙人日相對也。予愛護甚至。而戊午冬忽
枯死。寧化陰生。嘗來山中就學。聞予言曰。請訪以致。
予未還爲然。癸亥之臘。坐梅花下。紅白交林。如春園
桃李。多幽香。兒傲從城中致陰生書。白海棠俱來。喜
甚。本視昔本小長。會蕊七。予日日視至于開。再春益

爛熳。花初娟潔比昔本。花三四日著微紅。如美人顏
酡。可五六日後紅深醉矣。寘之紅海棠下。各有致。傲
儼侃皆侍。傲曰。三醉海棠也。酬多于昔。予笑謂三子
曰。是則然矣。完顏奇握溫。天應之。顏平原。張睢陽。文
信國。而天不應。天乃應予。以白海棠也。陰生書云。是
花獨伊氏一本。接枝得此。伊氏喜以贈予。贈之者爲
伊君若符。陰生寅賓也。至之日。在除夕前二日。

憂樂說

東房伯子將以讒構行。李子送之。翠微之麓。且言曰。
是以憂行者也。雖然。憂而忘樂。是不知命也。以樂居

憂。將失其憂。可憂孰甚。不見可憂。則是樂禍也。傳曰。
以禍爲樂。禍必及之。是故憂以居憂。其生必稿。樂以
居樂。其生必靡。憂以居樂。謂之產憂。樂以居憂。謂之
樂禍。是皆與死爲隣者也。詩曰。尚慎旃哉。猶來無死。

難說

故人子有問於吾廬子曰。繼名德之後難矣哉。吾廬
子曰。然。句易也。知其難。無難矣。以爲其難。難矣。以爲
其易而易之。難矣。名德之後難繼也。易爲也。凡子之
善與名德之後之善。難易相倍蓰也。故曰。登高而呼。
聲非加疾。其勢易。是以易爲名德之後。與凡人之子。

爲不善。其指譴之相千萬。貽父母以不令名焉。故曰難繼也。知其難。無難矣。彊爲善而已矣。登高山者。難而峻之。終於難矣。躡級而行。登峯矣。夫以難爲心。易爲行。其然。天下無難事矣。

病說示次兒世儼

病者恃鑿者也。不恃鑿恃已者也。鑿所能達。恃鑿寒暑之小疾。鑿能達者也。使已有寒疾而增寒。疾暑而益乎暑。鑿不能達矣。然亦恃已。是故治心者。師友其鑿也。增寒益乎暑。非師友也。良鑿之足以治病。夫豈弗信。夫使和緩之不可爲也者。已也。是故以有病較

其心者。殆也。以有病爲無病之爲者。殆也。以有病豫謀。無病勇於恃鑿。藥者甚殆也。性質之偏頗。嗜欲之剝伐之。自求斃者也。是故知病爲病。善鑿也。忘病爲病者。善鑿也。鑿治其症。已治其心。治心之學。即所以治病也。孫子曰。廉潔可辱。愛民可煩。知廉潔也。愛民也。而爲爲將之危。可以治病矣。以不治治之。可以治病矣。儼乎。汝善病。不恃已而驚鑿。藥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汪秋浦詩序

人之言曰。文如其人。詩以道性情。傳曰。言者。心之聲。

其信然乎。然而不必然也。如是然者。蓋君子也。范蔚宗。沈休文。豈不為忠孝之文。而且亂賊矣。曹子桓詩。秀而多風。而狀則哆頤。行則篡竊矣。故曰。不必然也。如是然者。蓋君子也。予邂逅汪子秋浦於蓼洲。對其人歎曰。美秀而文也。觀其行度。美秀而文也。讀其詩。美秀而文也。然則秋浦之詩之言之行度。皆如其人。故曰。其信然乎。如是然者。蓋君子也。然予與秋浦言。聽其道。啟楨間事。甚有本末。然則美秀而文。又不足以盡秋浦矣。

公事牘序

予嘗與邱敏齋論曰。豪傑必不可不知窮理精義之學。以救其偏。鷲有志學道者。則當務致用之為急。且聖賢無有有體無用之學。譬若水源既豐。發而為江。為河。為海。為川。瀆不可勝用。用之不足。必其體之有間。故欲斯道之興。非體用兼備不可得也。南豐甘先生捷齋。志學道者。夫世之迂道學也久矣。以其不適于用也。故必以致用補救之。而道學始信于人心。棘端之猴。屠龍之技。雖極臻高妙。無所施設。則亦無焉而已。予讀捷齋公事牘。歎曰。為有用之學也。于其邑之事。條分縷析。釐弊而區制。其言莫不精審。蓋捷齋

伏處草野。猶足利其鄉邑如此。可以推其用于世者也。其附記其弟素心論編戶書。是亦為有用之學者。
兒世做遊燕楚序

燕楚為周末七國。當是時也。天下之勢。西在秦。南在楚。而燕稱弱國焉。然蘇秦之為合縱也。始于燕。使縱約長守不敗。六國亦豈到削滅哉。是則燕雖弱小。足以存五國。而五國之强大者。自取滅亡。楚為尤甚也。雖然漢興以來。發難者多由楚。而荊州襄陽為川陝之要樞。嘗關天下興亡。其風尚剽勁。南之楚猶西之秦。然强弱遞遷焉。蓋不特由夫地。亦由夫時與人也。

太史公表六國。謂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嗚乎。由今觀之。豈通論哉。自黃帝都涿鹿。顓頊都于龍城。舜耕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歸于西土。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定鼎于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于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蓋自襄陽以南。達于湖廣。江湖以南。斥于閩嶠。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首古所稱荒徼之地也。而燕自石敬瑭淪陷異域。且數百年。明太祖起于濠泗。定鼎應

魏文選要讀 卷之十一
天至成祖而燕復爲京。以迄于今茲。然則載轉徙者。吾亦惡得而知也。太史公特取徵于漢興以前而云然耳。吾遊燕且二十年。楚遊亦十有餘年。其或即有轉徙與否。汝小子由燕以至楚。將六國槩涉其疆。儻能循其山川人物。以考識古今轉徙之故。歸而告我。庶不負斯遊也。吾且心喜矣。其勦旃。

重刺感應篇輯解序

或問于予曰。太上言感應之理。而輯解者。務臚陳世之禍福。以爲勸戒。其說不既淺乎。且古今之應。未嘗盡符也。是故以堯舜之聖。而生丹朱商均。文王后妃

之德。而有管蔡。蘇圯族而生禹。張湯杜周稱酷吏。而爲安世延年。父其道何居。曰。子將懲噎而廢食乎。蓋惠迪吉者。十九。其不相應者。百之一也。是以觀人於其恒。論事定於經。勸戒之道。在乎中人情。夫物有不齊。天地之道固然。人之善惡。父子不能相禪也。身不爲善。父善未足以庇子惡。子之善惡。亦未足以上蓋其父。故幽厲不能掩宣王。盧懷慎奕元輔。三世清節。不能蓋乎杞。猶食飽而已飽。衣寒而已寒。雖父子之親。不相假貸也。知夫此。則人人母自餒。母特先世之德。已以不修。傳曰。武子所施沒矣。棗盈是以必敗也。

然則應或不符者。蓋天所以勗人。必自爲善而已。天下上智下愚。少中人。不能無歆忱於禍福。故勸懲之權大。天既以福善禍淫之道感於上。而人心所結。可以自無而之有。傳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雖然持太上感應者。尤不可不自勗也。律於知法者罪加等。吾既確信而遵行。勿務日進於善。其過倍趨於惡。悍然莫顧。過且百千萬倍也。其中機祥神鬼之說。君子所不道。然於此書固無害。田單神師寓有微權爾。是書也。愚山施公本最善。江子羽漢復廣刻而播揚之。屬予序。予遂舉或所問答者。弁其首。

徐涑溪析集文文山鄭所南詩序

涑溪徐子既析集文文山鄭所南詩。以授其友人魏禮閱之。于時坐涑溪館樓。終夕而竟。論之曰。文詩之佳者。有似杜詩。而鄭詩之佳者。則有似于文詩。涑溪解其成篇自爲編。偶以寫其懷抱情事。遂成涑溪之詩。涑溪之詩。其分劑足與友方駕。而鄭詩于原篇。居然爲優多也。涑溪之言曰。宋之末造。有信國公。爲宰相于上。有思肖先生。爲處士于下。皆能與天地爭苑枯。宋雖亡。二公足存其生氣。嗚乎。豈不信然哉。然天亦何爲而爲是興亡之數哉。假使其所亡者皆桀紂。

所興者皆湯武。猶曰可也。且或其所亡者湯武。而所興者桀紂。則又何爲乎。夫天中絕夏德。以與泥羿。而靡有鬲氏。執而不與。卒以歸夏。天湯武其君。而伯夷叔齊不湯武之。不食周粟。其詩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未嘗及商也。且夫人所爲極于十七而止矣。過則災焉。天地聖人之大不能全操也。惟忠臣孝子之事。可盈其數。以至于十。災也而益爲之祥。死也而益與之以年壽。即其性氣偏駁。亦不必陶之以中和。是故忠臣孝子。不肯稍屈服於天。天乃徃徃屈服於忠臣孝子。何者。觀其臨命時。風

霾晝晦。若虹雷雨電。是也。堅護其靈物。必不使消滅者。是也。文鄭二公之事。可徵矣。雖然。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而有所授者。則尤著。如顏魯公有書法。後人得憑其書法。以效其做仰。文鄭二公有詩。後人得憑其詩。而寄其慨慕。以發其情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淥溪似之矣。而淥溪徃又析集陶詩與杜詩也。

孔惟叙文集序

刻意深思。欲以秀峭之筆。追倜儻之論。孔生毓功之爲文也。有志學道。排批俗見。欲練識時務。迅銳兼程。而于文章見其端者。孔生兄弟之爲人也。夫以伯氏

之後朗。仲氏之沈毅。師友講肄于一堂。出而收益于四方。吾知其學之克有成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者。實之賓也。主人在。賓斯至矣。今夫蜀。山川之峻阻者也。行人不暇喙息焉。而成都平行數百里。然後足以立其國。劉誠意伯所居。疊山連嶂。梯天而登。極上則平行數十里。以處其家族。鬱積以毓偉人。夫天下有平行而無峻阻者矣。未有有峻阻而無平行之足以成區域也。故平盡而竒出不窮。蓋不行則不寬。不寬而蓄則不博厚。寬者所以游其氣也。不博厚。則發之也無力而易殫。故傳曰。水土無行。民

之財用。雖然。生姑緩務乎是也。年少邁往之氣。未可以稍遏抑。乘挾山超海之志力。而極其所至焉。一境既盡。一境自開。晝轉不止。其益無方。將不待探索詔告。而自能漸深漸遠矣。今也以所作出而質諸海內君子。觀其文以知其人。其必有博要之道以相啓告者。無俟予言爲也。

與甘健齋論曾文定公書

禮向不喜曾子固文。每讀不能終篇。頃病中覆取讀之。意思法度稱古作者無疑。子固子論事上書之文。每恣漫濶迂。不足動聽聞。其可施於事實者亦少。特

所為序記。則卓爾為不可及。蓋其論旨不獨原本六經。而辭氣深厚爾雅。有有道儒者之容。宜晦翁之獨嗜之也。近代道學之士。既以文章為玩物喪志。又不肯為汪洋恣儻奇崛之言。如韓蘇諸人者。則亦務為子固之文而可矣。子固屏絕百家。自板躋于聖人之徒。其為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當比董仲舒。然禮以為非。真有得于六經之學者也。所謂原本六經。不過存其綱維。取其郭郭。以不墜聖人之言已耳。嘗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乖離。叛道害義。莫甚于此。不必智者而後知。蓋子固好雄文。得力於其

書。遂至以雄仕莽為合箕子之明夷。甲美新之文。非可已而不已。嗚呼。抑何甚也。原壤之母死。登其木而歌。使曾參閱子騫見之。以為有合于大舜之號泣。則曾閱尚得為孝子乎哉。曾閱而取壤。則曾閱必無當于孝。曾閱而孝。則必不以壤之登木歌為可取。嗚呼。子固言本六經。自附于聖人之徒。而顧斥覆辨論為此言。以為真有得于六經。則固無是也。子固性孝友。奉繼母。撫四弟九妹。不遺餘力。是其行義最高。而呂公著常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公著蓋非妨賢而毀輩者明矣。吾由美揚雄推之。則子

固為人其表裏之間蓋未必洞然無遺憾于公著者。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逐君為行權吾以為必無得于春秋子固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為必無得于六經邱濬以秦檜于宋有再造之功岳武穆雖見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以為必無得于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于祭仲亦附會其師說此又與子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議論間有一出于此則生平文章盡可投之水火而不足惜士君子之言。

蓋不可不慎如此足下生子固之鄉又嘗序文定公文集故敢布其愚以與有道相政焉。

擬岳忠武郟城上高宗書

年月日具官臣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伏兼陛下詔臣班師臣知非陛下意也此必賊臣秦檜陰為鹵間以欺陛下陛下面諭臣曰中興之事一以付卿朕不遙制則臣雖戰敗勢沮陛下必以孟明荀林父期臣必不詔臣班師况臣今每戰必勝滅金有期獨金鹵縱檜南還使為奸細此陛下與朝臣既所共知臣知檜計必陰欺陛下淵聖故天子也淵聖歸置陛下

魏文正公集卷之十一
何地。臣則以爲縱使陛下輕棄天下。以讓淵聖。將相
臣民。万万必不肯舍陛下。何則。天下將相。出萬死一
生。圖恢復者。皆陛下所選。建拔擢。被陛下恩寵最深。
况淵聖失守宗社。萬無復辟之理。昔唐高祖與太宗。
戮力取天下。後立建成爲太子。而太宗諸臣不服。蹀
血禁門。高祖震動。卒以禪位。其後元宗失國。子肅宗
立。表迎上皇復位。李泌曰。上皇不來矣。陛下但言歸
奉孝養則可。既易表辭。而元宗始安心返駕。夫高祖
不能得之於子。而淵聖能得之於陛下。元宗爲父。不
敢居者。而淵聖爲兄。敢居之。臣則不信也。陛下察今

日戰勝之勢。惟當逆折賊臣姦謀。速命諸將協力進
師。以成陛下万年一統之業。若臣則終始奉守面諭。
以爲治命可據。自今以往。陛下即罪臣以叛逆之罪。
臣有死敵而已。不敢奉詔。

與顧袁州書

去春明公遷守袁州。手書之外。屬兄子世傑口示。欲
禮入贛道別。此意何敢忘。會二月中。先君冥誕。寧俗
家族婚友咸來奠拜。而家伯兄羈廣中。叔兄出遊江
淮。皆遠道數千里。不得歸。不肖子惟禮一人。是以不
敢遽出。二月盡。抵贛。則五百已發數旬矣。嗟夫。明公

非獨以能下士相親重也。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天下之知柔知剛。可與深言者幾人哉。禮客贛復兩月。當路禮遇無損他時。雖賓朋酬酢紛若承。挺而獨行踽踽如僑不鄰之野。獨幸家伯兄脫身嶺南。出留幕府。相見悲喜若隔死生。家語未竟。便及明公。未嘗不相對而黠然也。時兩人私言。自此以往。當一意家食。兄弟父子。聚首讀書。優悠林石。終此餘年。不意天降奇凶。乃有十月十四日之事。蓋自韓大任潰圍東出。再屯敝邑之上鄉。兵往寇來。互相蹂踐。焚殺之慘。倏忽荐加。當事議撫。蓋實有日。而大任亦有願得李路一

言之意。愚兄弟痛桑梓之禍結。憫窮猿之失林。遂承風旨。先以一札開陳利害。委布腹心。既而家兄受命往撫。於八月初八。親詣其營。此非敢有纖毫功名之見。幾幸官賞之私也。不過欲紓贛寧之急禍。答當路之重委耳。何期省郡異謀。四面檄兵。使者甫至。圍師遽合。而彼遂疑為賣已也。不思兵尚詭道。彼韓信李靖之舉。豈與酈食其唐儉相謀。乃拒而不見。莫由辭說。始以幽囚。終遭毒刃。哀哉哀哉。意欲為魯仲連之高致。而竟乃蹈酈生之奇禍也。是時兵寇甫退。居民逃亾。聞報驚疑。禮同世傑。把火夜行八十里。手拭頸

血省驗無訛。魂喪魄飛。心肝頓裂。傑拔佩刀自刎者。再。幸爲旁人所持。奮拳椎胸。死血結於小腹。入棺之後。病遂不支。甫二十日。遽就妖凶。天乎天乎。明公謂生人之慘。有慘於是者乎。禮是時。捨地呼天。幾欲身殉。痛定之後。念先兄事多未了。三孫孤幼。莫適倚仗。勉強視息。偷活至今。禮經有言。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此一讐者。實有不戴天之恨。蓋既殺我兄。因喪我侄。禮以傷痛。一病垂死。禍幾延於闔門。而先兄入營之後。尚欲誑禮傑而殺之。吾不知其肺腸何物也。嗟夫哀哉。先兄雖有兩弟。皆文弱小。

儒。年迫衰暮。含冤負痛。空令沒齒而已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然脫令明公當日未去。則先兄必不行。即行。亦必教以機宜。使知所趨避。必不至以愛人之心。橫踏非命。此遭變以來。懷服明公彌切。而先兄之痛。彌無窮期也。明公於禮有家人之誼。誄哀道痛。不覺言長。鮮民之生。明公其何以策之。家叔兄去臘於貴里得計。今春抵山。兄弟相見。抱頭痛哭。不知何者。爲生爲死。而頭風宿疾。連月大作。嗟乎。翠微花竹如故。山水不改。觸目之間。白日如夜。人非木石。何以堪此。况兄弟孳孳。十日九病。崦嵫不遠。鬱陶如何。安得一

見明公吐此十斛惡氣。爲我洗腸而滌胃也。語無倫次。惟知己哀憐之。

答山西侯君書名琦

僕兄弟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答聲。今乃寂其響。單其影。僕獨何心能不悲乎。足下遠垂唁。且道懇到之意。僕何可忘。辱書首舉同人之義。所以期勦於僕甚大。僕用悚息。如蚤負山。商鉅馳河。其弗克勝也矣。竊惟易之同人。以同爲卦。而聖人所以垂象設辭。乃在於不苟同。然則不苟同者。能不同乃能大同乎。夫不同何以能大同也。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通

天下之志。貞而已矣。貞者。人性之大同也。夫人之情。萬有不齊。而必欲齊之以一同。雖天地且不能。如以同爲同。則是嗜甘者必不同於辛。而鹹酸苦各有其不同。如曰五味而已。是天下有口者。皆同也。故論其同。君子與君子不同者多也。論其不同。小人之同於君子者亦多也。向者之同。亦背者之同。公山弗擾。佛肸南子。聖人同之。至於匡人之圍。桓司馬之要殺。聖人之同自在也。假使孔子之同。必欲異其不同者。則七十子而止矣。三千人之徒而止矣。惡能通天下之志乎。故二五同也。三之伏戎。四之乘其墉。皆同人也。

而睽之時。見惡人無咎矣。且夫聖人有以探天下之
賾。見天下之隱。而爲此辭也。知不貞之同。與有主之
同。爲禍最烈。國家之傾覆。是非之瀆亂。世道淪昏。君
子塗毒。小人得志。皆由此也。是以二五中正。義所當
同。此歐陽氏所謂君子與君子爲朋者。而聖人寧著
于宗之吝。必以于野出門爲貞。畧其常義而昭其大
全。孫氏曰。物有黨有仇。不歷異之辨。不知同之常。若
東漢諸君子。分別甚則傷明。矯抑至則傷健。操持峭
厲。則傷中正。非君子之貞。而涉川何利焉。易序同人
於否之後。爲世道切。而爲君子計尤遠也。雖然大通

之同。聖人之道。不苟同之義。君子之守。苟妄希夫通
天下之志。而不得其道。則流爲比匪。踰閑亂德之鄉。
愿賢不肖雜糅。模稜脂韋。以敗其身。失類族辨物之
明健也。然則道惠不廣。守主乎固。蓋通者所以利其
守。而守者所以馭其通。無他貞而已矣。足下言之魯
衛。汴淮南。而未能得所同。其殆能究同人不苟同之
旨者乎。僕兄弟鄙野。不足以發足下問。足下生堯舜
之鄉。去文王周公孔子地皆近。又好學。其必有得於
聖人之遺言。僕所未聞睹者。儻肯尋惠然之言。藉以
開僕固陋。且續先叔兄一日之雅。是所願也。

答李元仲書

一別二十年。相聚四五日。此如操勺米以療饑。其何能濟。然而猶得不死也。伏審手教。補缺陷之語。所謂人定勝天。讀先生文。處丙丁之際。想見其行事。誠有得於勝天之學力。彌深嘆服也。人定勝天云者。非必斬如蠱之興。越而滅吳。文文山之屢起屢躓。陸秀夫之負帝入海。皆勝天也。爾時更省江寧胡星卿先生書曰。自世俗視之。遂謂尊家多難。自愚論之。一時何得有此奇特事。家運正好。萬勿自疑也。胡先生亦行年八十六矣。二老之言。若合符節。廉頑夫立懦夫志。

僕其敢自委乎。因思夫天之于世。靡弗缺陷也。僕惟不能自處其不缺陷。遂致兩兄。兄子之喪。奪成大缺陷。使能于不缺陷時。自尋處其缺陷。畱不盡之意。以還造化。擬于古人三瓦不陳之義。斲毋至天之思。缺陷我。或者猶未若斯之酷也。庖丁善刀而藏。是以解數千牛。而及若新發。顏闔之御。使脫轡輟輪而止。則車不敗。然則吾既能自處乎缺陷矣。是天可以不缺陷我。天且不得而缺陷我也。或者其亦所謂人定勝天之道乎。原二老之指。其能不悖矣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未有不變通而能久者。四時之序是

也。登高不止者。其墜必創。故曰。為道日損。損而又損。以至於無。此非獨為道也。御世之勢。亦有然矣。僕勦思宅心退讓。尋其理趣。以折平日虛僞之氣。先生審天人之故。知始終之行。願嘗有以教策之。

先叔兄紀畧

吾叔兄既卒之十年。季弟禮始得抑悲心。編次其行實。以告于海內君子。而為之紀。曰。先生諱禧。字冰叔。號裕齋。欲自進于寬裕也。宗派日際。丙丁喪亂。屏居翠微峯。門前有池。顏其庭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于世。世又稱魏叔子云。先徵君生五子。其

二天。故以伯叔季行。先生為人。形幹脩頎。目光奕奕。射人。少孱善病。參朮不去口。性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給恬如也。誘進後學。惟恐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雄傑。倒注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患豫防。見幾于蚤。懸策而後驗者。十嘗七八。義之所在。即櫻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惡而嚴。徃徃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嗚呼。此非禮之所能道也。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間。先生獨勤業不輟。嘗嗜古論史。斬斬見識議。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謝公。

千教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姻亞偕往。一揖後各散去。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先徵君訓諸子。和極禮敬。不少寬假。嘗侍先徵君議事公所。列坐數百人。吾兄弟年少。坐堂下未坐。因相與私語。先生容偶怠。不自覺也。先徵君堂上色不懌。伯兄目及之曰。吾儕寧有失乎。何大人有是色。歸至庭。先徵君默坐不語。三子跪請。乃誡曰。凡人貴讀書。當知禮義。如在廣坐中。人不識汝為吾子。而察其舉止言語間。知其中必有嚴憚之人在。今某侍父而有慢容。何謂讀書乎。於是復霽顏。論古今。夜

分乃罷。自是先生守徵君訓益確。罕有隕越。先生與兄弟如一身。而植善規過。交相切劘。若嚴師友。恒讌笑至丙夜。先妣以先生體孱。迫之寢。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至性為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禮有詩曰。我生為體素。兄弟為我神。當是時。吾兄弟三人。謂科名當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節烈。風采彪炳。史策迨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于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徃公庭哭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曾公應遴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而李自成旋殄滅。遂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

山中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時藝。專古
學教授。弟子著錄者數百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
承平日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難遽及。先生獨憂之。
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經營措注。皆有成法。邑人做
倣之。得免寇攘之難。時年二十一也。而南昌彭躬庵
士望。亦于是歲來。初予鄉人有主躬庵家者。躬庵嘗
語天下將大亂。吾欲得遺種處。予鄉人曰。則莫若吾
寧都矣。山砦可居。田宅奴婢我能給也。躬庵果至。主
其家實。吾隣並躬庵。日日從門外過。予兄弟嘗目送
之。相語曰。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何以主是。翼日躬

庵復經過。予兄弟遂下階揖躬庵曰。子何為者。躬庵
語以故。且曰。為若人所給。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
適。曰。能過吾館舍談乎。曰。甚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
庵慨然曰。子兄弟真可以托家矣。于是躬庵遂急行
逆其家人。數步復返曰。將與一好友携儷俱來。何如。
曰。甚善。至則林確齋時益也。躬庵舟至河干。先生方
饋面。喜極裸雙袖。水濡濡滴鬚髯。走逆之。延住于家。
後相與入翠微。如一父之子。蓋所謂易堂者也。是時
九人。李咸齋。騰蛟。彭躬庵。士望。邱邦士。維屏。林確齋。
時益。魏善伯。祥。魏冰叔。禧。彭仲叔。任。曾青藜。燦。魏和
禮寧都居贛上游。地偏僻。四方士罕至者。而先生獨

敦古朋友誼。如友人謝廷詔謝大茂。孤不能自存。先生則撫教安業之。爲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過。如刃刺在身。法言巽語。涵溶漸漬。蘄其改而後即安。已有闕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即厲色極言。無絲髮忤躬。庵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姊婿邱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辯。故折抑之。與書。詞旨過厲。先生乃附刺于叔子集中。其于文章亦然。率委之群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既登木者。或即行剗易。子弟無恒父師。徃僧無可公。至山中。嘆曰。易堂真氣。天下罕二矣。初有友人某。先生與最親善。

數十年。其後有垂大義。先生遂擱然。割席勿少恤。而先生每自言。吾何多幸。父而師者。父師而父者。師。

業師揚治文先生也。諱文彩。号一水。

兄弟而朋友者。兄弟。朋友而兄弟。

者。朋友。嘗出游。思廣接天下人物。東南君子。無不徧交之。聞有隱逸道德士。則崎嶇山水。造訪請益。而四方聞風趨赴者。亦駢咽輻輳。諸君子咸謂先生有古宰相才度。惜乎齋志以沒也。然所著左傳經世。亦足徵其用矣。而確齋亦嘗曰。房玄齡不以己長格物。魏叔子有之。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間。先生批隙導窾。令人心開。友黨中方諸李鄴侯焉。或問其

故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相貫注。然後言之。戊辰用嚴公沆。余公國柱。李公宗孔薦。舉博學宏辭。累徵以病。辭未就。庚申十一月十七日。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忽發心氣病。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于殯所。而常熟顧景范祖禹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與為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于先生昔經游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焉。生于明天啓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嫂謝氏聞喪。勺飲不入口。絕食十三日死。繼禮之幼子世侃為嗣。

娶賴氏

其父名韋字子強

先生于門人中至親善者。是時禮

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兒世倣先生之門人賴韋。偕行扶輿。歸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日錄三卷。詩八卷。二集若干篇。左傳經世若干篇。梓其半。皆行于世。制菽若干卷。及他雜著藏于家。先生為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于經史。益于世務。不欲為紆徐窅冥。形神摹擬以相肖似。其于制菽亦然。初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鈔一策。寘行篋中。武進鄒程邨祇謨見之。喟曰。今乃有如是文乎。于是携去。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今吾

兄弟文得以徧質海內君子者。蓋自程邨始也。茲握
筆劬書。情緒荒落。述焉弗詳。要不敢稍一浮飾。自欺
以欺先兄。禮往答錢塘高士徐孝先介書曰。所謂先
叔子年譜。尚未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畧見於地
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媿。若年譜者。非理學日精。
功績累著。無慚衾影。實濟于生民。歲異而月不同。其
孰能當之。蓋紀其爲學之漸。設施之能。將以作則來
茲。非敢誣也。所謂誣君子者。不敢誣之以惡。亦不敢
誣之以善。書既竟。忽憶吾兄弟往坐談。至子夜。于時
殘月在山。天地空寂。伯兄曰。異日吾兄弟下世。吾願

先諸。想此際悲苦。誰復能任者。各憮然罷。而伯兄竟
先逝矣。嗚呼。痛哉。夫孰意任悲苦者之獨在禮耶。季
弟禮。披淚紀。

魏叔子文選要續篇附錄終大尾

魏叔子文選要續篇附錄終大尾

跋



魏林 子之文豪宏流暢善与
朱竹垞吳梅邨古伯仲者嘗讀
朱吳之文嗜賞其風骨之及閱
此其風骨森然揮朱提吳一讀
三嗜之可以概遺頃聞叔子与古伯季
筆硯亦隸文鋒亦近而了偏至

魏叔子文選要續篇附錄終大尾

跋

樂心在市中矣素愿就學以當就
其在本集選擇醇粹好梓問于世
未果而歿就學於生歎世之讀在
涉其文筆及致美至兄弟世
知迷領雅趣而然耶主梓請余
校畢書以為跋以治庚午春
二月高木本教



48-13544

明治三庚午年新刺

三都

- 京都堀川二條下ル 越後屋治兵衛
- 同御幸町姉小路上ル 菱屋孫兵衛
- 同三條通柳馬場角 堀屋仁兵衛
-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 同二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 同横山町 和泉屋金右門
- 大坂心齋橋通本町角 河内屋藤兵衛
- 同博勞町角 河内屋茂兵衛

書肆

